

逸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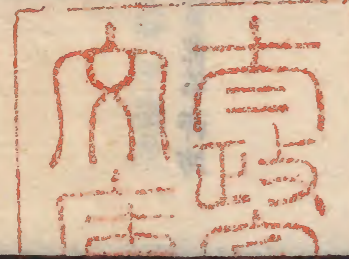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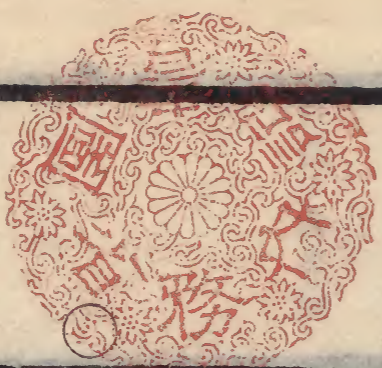
乙

| | | | |
|-------|-----|-----|-----|
| 和書門類 | | | |
| 八六三六號 | 九四函 | 一一架 | 一三冊 |

| | | | |
|------|------|-----|-----|
| 庫文閣内 | | 和書類 | |
| 五〇函 | 八三六號 | 一一架 | 一三冊 |

| | |
|------|----------|
| 内閣文庫 | |
| 番號 | 和 8636 |
| 冊數 | 13 (7) |
| 函號 | 150 33 |





逸史卷之六

眞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後陽成帝天正十五年
丁亥至十八年庚寅

○凡四年

後陽成天皇天正十五年丁亥春正月淡志侯貞慶

小笠原上田侯昌幸眞出來關白令之也 大君使酒井

忠次如大阪餞西征因拉二侯謁關白許其請也二

月諸道兵發大阪水陸並進旌旂蔽空和侯秀長統

前部廿五日抵北豐藝侯輝元會之秀長移檄遠近

剋日進勦三月薩侯義久棄府內而遁沿道多畔土

寇亦競起共遮擊之義久轉鬪崎嶇多喪師留島津

宮部善祥坊

家久守耳川日而還秀長合衆長驅抵耳川令諸將
涉而結營十七日家久悉衆夜出斫南條元續宮部
繼潤營元續不能支諸營分兵救之薩人破繼潤柵
而入繼潤捍禦甚力叢銃殪之所禽又數十人獲島
津忠親諸營馳入中軍秀長畏薩剽悍不肯進尾藤
知定又扼之吉川元長怒請以其甲往亦不聽天明
薩人未退秀長將涉知定復固止之諸隊益馳至佐
鬪家久走入城秀長乃涉相持數日家久焚城而遁
追至高城家久復遁關白深賞繼潤功知定因得罪
尋奪封免爲庶人秋月筑前守種實尤親薩竭力援

丹波少將秀勝

之嬰大隈城前筑分兵助薩人守巖石廿八日關白帥
舟師抵北豐次馬嶽數道分兵而進令丹侯秀勝攻
巖石夏四月朔松島侯氏卿蒲生南門越中侯利長
前門北門四面肉薄而登乘風縱火遂拔之大君
使本多廣孝聘于師遂從圍巖石先登有功阿蘇大
宮司惟谷拒命關白偏師伐降之惟谷世掌神封乘
世亂累葉蠶食有田二十四萬石關白憎之悉沒入
其兼井之地師進入南筑秋月種實棄大隈返秋月
度不免薙髮披緇令其子種長以城降國中諸城聞
之皆降潰關白盡收秋月氏地及事平念其故家也

宇治惟谷

長門守種長

逸史

卷之六

○十五年

○二

懷德堂

封種長于財部日三萬石世傳秋月原姓劉氏初漢靈帝孫智避亂歸化居播之赤石郡大藏谷其子高香出仕賜姓大藏朝臣苗裔徙筑紫奕世官于太宰府以至種實譜記粗存云十一日關白次高良山東肥諸城皆降薩人屯戍者望風而潰薩將新納忠元伊集院忠棟以勇聞薩侯之遁也退保合子城肥後於是不知所為聞島津征久在八白走投之關白舟師迫八白征久及忠元忠棟惶怖夜遁其餘可知也關白次八白下教大赦四方歸降者闔咽道路關白隨加綏撫往往復其邑秩師進入薩島津忠辰出降五

武藏守忠元

肥前守又右衛門

大夫忠棟

右馬頭征久

又太郎忠辰

山城守忠昉

月四日關白次千代川薩地接巨津漕艦湊集遂定為行臺為久頓計列侯群帥伐林填澤大布陳營四近諸城皆潰隅薩震駭唯桂忠昉守平佐城枕川加藤嘉明脇阪安治九鬼嘉隆率舟師伐之鼓眾齊登安治身攀壘而入忠昉乃降關白此行以本願寺主光佐自隨命招諭九國門徒於是士民奔波爭輸糧芻金帛薩人潛身歸降傾貲支給者相屬於道國吏不能禁千代川四面山路險隘狹島一向僧有諳地理者因光佐獻策言海岸風潮之利於是諸軍多取舟路出入甚便焉光佐後年六條之營蓋因此功

也。薩侯切齒於光佐。及事平。捕猊島僧。斫殺之。彈逐境內。一向僧下。令國中不得遵其教。著為永式。蓋到于今世。守嚴禁。比諸天主教云。

逸史氏曰。豐公席恒升之勢。奉王命討不庭。堂堂之陣。所向剗平。誅夷如振落耳。曷以假助乎異術之為一。錮心於功利。期効乎速成。樓緇艾以雜旗鼓。資渠誑誘。易我勞徠。不復顧國家大體。惡是不可以已乎。適足以扇惑世之燄也已矣。悲夫。

初日侯祐丘伊東之奔京師也。會有明智之難。乃屬徒從山崎師。有首虜之功。關白賞以河內之田。於是命

中務大輔家久

隸前部。為隅日鄉導。秀長徇日累旬。悉定之。伊東氏遺民亦爭應之。島津家久以佐土原日降。前田利長淺野長政。龍造寺政家。徇隅薩諸城。往往迎降。已而大兵逼麿島島津氏治所。薩侯義久大懼。髡首緇服。輿櫬造行臺。納降。關白曰。故家也。禮而使反其所。初義久無子。以弟義弘為嗣。關白因立義弘。義久遂老。自號龍伯。琉球聞之。震怖。馳使譯貢獻。吉川元長嬰疾。六月卒于師。無子。遺命欲使廣家嗣。有故議格。藝侯患之。因黑田孝高以請焉。孝高推輓。關白乃下朱章。廣家淡德。黑田氏元長武能。繼家聲。又好讀書。通佛

壹岐守勝信

籍善國詩有集傳家云七日關白班師抵太宰府留
 止既月盡收九國任子乃論定功罪復島津氏舊封
 悉削其兼井之地封佐佐成政于肥後曰先世之勲
 不可廢也徙小早川隆景于筑前割豐前六郡封黑
 田孝高治于中津以其二郡封森勝信治于粉倉以
 筑後三郡封毛利秀包治于來目以其三郡封橘宗
 茂治于柳川大友義統高橋統增皆復舊封割伊東
 祐丘舊封予飫肥曾井清武其餘黜陟有差關白以
 肥前侯政家有功奏得敘任初政家幼立鍋島直茂
 以公族攝國事大得士心政家尋卒亾何其孤又歿

國人推直茂為主關白之興也直茂為龍造寺氏首
 納款于京師以為九國倡關白淡嘉之又知直茂器
 幹可用也遂下朱章云薩太公龍伯詣伯臺拜命所
 在土寇懼罪屏息者及赦令下各爭出祝髮自歸其
 渠魁有木山紹宅者善聯詞嘗遊京師赴管廟會得
 盤太帶句膾炙人口有句曰心苦幾月遠古曾末弟
 紹宅聯之曰人志連須肌尔結
 布盤世因捨其名號曰盤帶於是關白作令曰土寇
 作暴為日已久宜誅渠帥正典刑而悉宥其餘或白
 魁首有木盤帶關白曰然耶風韻可惜孤當曲從寬
 典乃一切赦之遂命修政令除煩苛鋤豪強通關津

秋七月關白振旅而歸。天皇遣使者郊勞。八月大君如京師賀捷也。大君陞從二位遷大納言。八日我世子秀忠加元服。詔敘從五位下任侍從兼武藏守。若侯長重從西征復獲罪於是關白奪其封。予松任之田五萬石封淺野長政于若。十七日大君至自京師。初關白奪尾藤知定封。於是以嶮封生駒雅樂頭親正。食十七萬石。知定奔相及相亾見誅。冬十月薩侯義弘朝于京師。關白予松下之綱船坂丹之田三千石。任石見守。錄舊誼也。十二月廿八日詔加。大君左近衛大將左馬寮御監。故事唯鎌倉

吉兵衛長政後筑前守

室町諸將軍有是拜世榮之中津侯孝高之就封也。土豪拒命者所在碁布。孝高與子長政分兵進勦。關白聞警令吉川廣家助之。合擊平之。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蠲苛法革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募下毛足利。學規于名島。所治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大夫士庶入學。親臨勸勉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逸史氏曰。筑紫之亂久而始定矣。黑田氏播入而起。身乎微祿。一朝展驥。邈爾西徙。以受草昧之建。土人

強梗之習。宐矣。其猖獗不從命也。自非父子。英武絕人。惡得戡定如此之速哉。然其初政之美。則未有傳也。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亦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故就封之始。已足以帖服國人心。且其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亦宐矣。今姑舍其名望。特與黑田氏絜材量器識。其淡淡高下。亦可坐而定焉。爾。

天文中。大友宗麟乘亂封殖。與海外諸國私通互市。西洋因傳天主教。散金以煽惑愚民。西陲爭附和蠻。

大村新八郎後丹
後守為肥前大村
城主理專一作嘉
前

人益至。其教遂流。染畿甸。天正初。織田右府伐津侯村重。村重股肱高山友祥。篤信天教。右府遣蠻人誘降之。荒木氏竟衰。亾。右府賞蠻人功。起天主觀于安土。以寘之。邪說日熾。而右府弗寤。及關白興。始廢其居。布禁天下。是歲。蠻種居長崎者盛。修天教。士民奔波。長崎係大村理專別邑。而理專弗禁焉。關白怒。沒入長崎。捕蠻種及弟子二十餘人。磔殺之。遂設嚴禁。命互市外船不得載術士。使鍋島直茂監長崎。然列侯大人信從者既多。往往密招致術士。所在飾其居。沒關白。世勢寢公然云。越後參議景勝略與羽。又用。

兵于佐屢得克勝境土益拓

○十六年戊子春正月。大君田于中泉遠聚樂第之

成也。關白奏請行幸。天皇許之。時喪亂日久。典

故圯缺。關白令前田玄以采應永中幸。大君義滿第

永亨中幸。大君義教第。儀及公卿記籍。與禮家議雜

就之。於是四方無事。而儀號亦定。遂奏請其期。三月

大君朝京師。公子秀康遷左近衛少將。群臣遷任有

差。松前豪族蠣崎慶廣修使幣。請內附。夏四月。關白

就封慶廣比內諸侯。慶廣遂以松前自氏焉。松前蓋

肅慎。東南陬。慶廣先若之諸源也。父季廣避亂海島

民部大輔慶廣又志摩守又伊豆守

以智力取松前。至慶廣。威令寢行。夷民服從。或曰嘉

吉中。若狹守源信廣越海入于夷中。取其南界。以定

北地。傳至慶廣也。上世東國有蝦夷。動為邊患。累朝

命將出師。叛服亾恒。及皇風漸被。夷民嚮化。或逃

入海。率濱無復夷種。後世因曰肅慎。東陲為蝦夷。聲

問絕不相通。至此松前始入版圖。其地北有大山橫

阻。山上設夷徼。不相踰越。而海津通夷船。互市不絕

云。十四日。天皇幸聚樂第。上皇及諸皇子

宗室二宮。妃嬪皆往。關白迎扈。大君及文武百官

諸侯皆扈從。縱民觀焉。四方奔波重沓。父老或流涕

曰不圖今日始觀太平之象并伊直政時陞四位侍從故得扈從陪侍以陪臣與通侯列眾皆榮之
 天皇留御累日凡幣獻之腆供億之殷實踰前古
 天皇大驩十五日關白使諸侯盟于御前載書曰凡同盟之人一心協力同尊王室蔑弛勤勞王官之邑蔑有侵牟關白所令蔑有沮格無愆義無從欲相戒相飭世世罔墜有渝斯盟日本二祖一宗之靈六十六國明神大罰殛之俾殞軀泯國無有遺育十六日大宴公卿諸侯上皇天皇賜御製國詩關白以下皆應制賡歌詔使大君及內大臣信雄

大納言秀長中納言秀次中將秀家班清華之上十八日天皇還宮關白括輦下戶稅充供御以為定額廿七日大君至自京師
 逸史氏曰王室之卑也尚矣有豐臣氏能執大節舉盛事使蒼生仰日月末光比諸應仁間凌替之極實為霄壤祖宗在天之靈不為無所慰矣若夫身發乎閭伍風雲之會揮馬策以答群雄戡定之勲蔑視千古初無所恃於朝命而恭順如此實可嘉尚也雖然陽尊王室陰樹己威挾以令諸侯成屋上建瓴之勢使天下益不敢枝梧牛耳之命雖以王家勤

勞爲盟首。而其所主在乎使列侯不違已令耳。假而不歸。是則可憎矣。故曰五霸功之首。罪之魁。善夫。五月關白遣富田知信如相讓。不庭曰。北條氏雄據關左者五世。併吞八國。坐自封殖。未嘗入朝。修職貢罪孰大焉。今也。新天子明聖。四海駿奔。宜亟述職。無受後至之誅。時相侯氏政老氏直嗣立。父子相議。依違答之。知信請期曰。再期而往。固趣之。乃約以今冬。蓋欲得質以比我。大君而關白藐北條氏。不以爲意也。佐佐成政多欲而寡恩。其封東肥也。關白戒曰。善拊諸城館主。慎勿暴民。既就國。下令諸豪勾檢。

民田。境內繹騷。土寇大作。諸豪祐之。成政苦戰累月。粗定之。關白怒。使人責讓之。成政懼。欲如京師面謝。閏月至。尼崎不敢入。關白又使人誚焉。成政自殺。國除。關白遣左衛門大夫正則。彈正忠長。政雅。樂頭親正。討餘寇。藝師助之。國中悉平。關白乃分肥後。以廿五萬石封加藤清正。以廿四萬石封小西行長。六月。大君與夫人豐臣氏如京師。以關白太夫人疾也。秋。七月。藝侯輝元。以筑侯隆景。隱侯廣家。如京師。修重幣。謁關白。關白亦厚待之。輝元陞從四位上。參議隆景。廣家從四位下。侍從。皆朝覲拜命。八月。相人如京。

師請曰。曷與駿侯易沼田。而真田昌幸實未致也。願得之。而後朝。關白弗懌。曰。北條氏遷延觀望。孤當興師久矣。特以駿納言之。姻屈意圖無事。已疆場之事。孤所不知。當以異日議。九月。大君至自京師。留夫人氏侍旭臺。藝侯輝元就國。關白取備侯秀家姉為女。以配隱侯廣家。關白尋諭藝侯。割雲伯數郡。增廣家。徙治於富田。初。毛利氏以隱封。元春而世之。關白既善廣家。又念元春元長皆歿于王事也。乃欲酌廣家一國。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議曰。輝元已據十國。隆景秀包竝受封。紫海西土殆歸。其有今又別封廣

家。強大滋甚。非長策也。宜喻輝元。割地增隱。是足以示恩。亦可以分勢。故有是命。云。相人復如京師。申理疆事。冬十月。關白遊於北野。盛行茗讌。群下競設屋宇。以供具。關白令茶博利休督其事。於是茶事大興。凡暴貴粹富。無他伎倆者。顯以此為宴好之資。務以器玩好尚。相銜耀。天下靡然成風。利休恃寵。頗為姦利。居三年。有罪伏誅。妻孥竄逐。後遇赦而還。其子宗淳。孫宗且。宗室等。復以茶博噪世。云。十一月。米澤侯伊達政宗使人來通好。大君嘉其遠至。善遇之。世傳政宗系出於右大臣藤原魚名。其裔常陸介宗村

右京大夫政宗後
中納言

居伊達郡與因氏焉後嗣隆替凡二十世及政宗威
力頗張十二月大君狩于吉良是歲關白改舊金
幣始造大小銀金

十七年己丑春正月大君蒐于中泉初甲將土屋

右衛門尉直村
總藏昌恒

直村歿于長篠其弟昌恒歿于天目昌恒有孤兒家
人畏織田氏以兒奔駿托清見寺於是大君過寺
兒出奉筭訊而知之乃載還謂世子曰今為汝獲防
身刀一口乃提兒屬之是為民部少輔忠直土屋氏
以祀後累功食來里上二萬石云真田昌幸以子信
幸質于我二月東海道地動三月大君如京師夏

左衛門督晴朝

葦名平四郎又曰
向守
片倉小十郎

四月賀侯利家享關白于京師邸關白采足利氏舊
儀始用牛車鹵簿甚盛五月關白浴于有馬溫泉時
關白號令所及五十餘國山東諸侯佐竹里見結城
那須皆發使送款關白命朝會禁其私鬪結城晴朝
老而無子請得公族為後關白乃使公子秀康為義
子關白以府藏充溢復棚于聚樂第外出金銀各三
十六萬五千兩以供乘輿漏後宮宗室公卿餘如乙
酉故事十日大君至自京師米澤侯政宗及會津
與侯葦名義廣戰于盤柿山政宗將片倉景綱以銃
手三百自山後逼之會大風驟至沙塵蔽天義廣大

常陸介義重

出羽守忠政神原

康政子

久世三四郎

坂部三十郎

渥美甚五郎

逸史 卷之六

懷德堂

敗挺身而遁。投常侯佐竹義重。政宗長驅下會津四郡。遂徙治焉。威振與羽。廿三日大須賀康高卒。年六十三養子忠政嗣。初戲下士。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皆世臣有軍功。武田氏之頻來寇也。康高亟奔命。大君擇廣宣等三人。及他壯士。隸之戰守。積勞及康高卒。又命三人相其室。秋七月。關白使富田左近知信津田隼人信季來理相之疆事。神原式部以二使如上田諭真田昌幸曰。亟輸上毛之田于相。取償於我。其那胡桃毛子之丘墓。宜依舊有之。昌幸聽命。左近隼人遂如相。致沼田。且促入朝。相侯不禮焉。群臣

岩城修理大夫
石川大和守
結城左衛門佐

二階堂遠江守盛
義

安房守氏邦

或諫之。氏政曰。函關天險。而東人驍勇。世稱關左八國之兵。敵天下之衆。非虛言矣。且相之與京畿山川隔絕。關白末如我何也。已。大君屢使人勸朝。亦弗聽。常侯義重與岩城常隆石川昭光結城義親謀納葦名義廣合兵伐伊達氏。連不利。乞援于越。會上杉氏擊佐不果。乃罷歸。八月上杉氏分兵赴援。亦不及。而罷。冬十月。伊達氏取須賀川盤瀨。滅二階堂氏。下仙道七郡。威益振。結城石川岩城皆降。附關白使人讓其強梁。且命朝會。大君亦使人勸諭。政宗弗從。相侯之得沼田也。以予北條氏邦。於是沼田守將襲

逸史 卷之六

○十七年

○十三

懷德堂

那胡桃取之。真田昌幸上狀于京師。關白大怒。遂奏請發東征之命。相人石卷康昌時使在京師。聞之大懼。因石田三成謝曰。取那胡桃。福禔狂謀。非寡君所知。關白拘康昌。檻送之。遺書于相侯曰。子廢格。王命背約。猖獗大逆無道。孤當以來春奉明詔。精銳百萬。正不庭之罪。大君亦使人戒飭相人。始懼。氏政傲然曰。是虛喝耳。猴奴寔來。兵寡則力不全。兵眾則饜不繼。祇自燬已無足患者。於是守禦之議尚緩。十二月。大君如大阪。請東征。約相侯氏直。因大君謝罪。請入朝。關白弗聽。十八日。大君至自大阪。

關白下符徵畿內諸道兵二十六萬。期以次年三月。命大君統前部長東正家督運。大募舟船。時東土梗塞。海運未通。眾口匆匆。懼海神作祟。關白晒作戒龍父檄。以授眾曰。投之大洋。保無風波。民乃應募。初足利氏之盛也。與明通好。使舶來往。朝鮮亦屢朝貢。其衰也。爭亂相尋。不遑外交。西裔不逞之徒。乃多航海。明窘我警。鄰好遂絕。朝鮮亦不復入貢。關白下西征符之歲。使橘康廣如朝鮮。命修故事。朝鮮王昭_{李氏}辭以水路迷昧。不得要領。而還。康廣嘗亟為行人。關白怒。以為有私。誅之。夷其族。對馬島距朝鮮最邇。島

對馬守義智

兵部大輔忠世後
雅樂頭

遠東

懷德堂

主宗氏歷世相往反。或交兵。諳其事情。及關白在筑紫。宗義智納款會師。以完其封。是歲關白遣對侯義智及浮屠玄菘往責朝鮮。喻以義智熟海路。宜與俱來。令之不得拒。是冬琉球入貢。關白知其羈屬於明。諭使者曰。我欲通明國。若國盍為我言之。明即不聽。當大舉致討。使者反命。琉球王寧尚氏大驚。馳告之。明主翊鈞朱氏廟號神宗年號萬曆弗聽。琉球懼不敢報。

十八年庚寅春正月。世子如京師。十四日夫人豐臣氏卒于京師。關白以戎事倥傯。不發喪。密葬于東福寺十五日見世子于聚樂。并伊直政酒并忠世內藤正成。

修理亮正成
常陸介忠成

朝倉能登

青山忠成從焉。關白曰。佳兒佳兒。攜而入。命元妃淺野氏。盡更衣髻手。授金飾刀。而出曰。變鄙樣為都樣。亞相必喜。因言二三子。亞相慙實。以其與相有姻。送兒擬質。孤豈疑亞相邪。厚贈遣歸。相聞關白定大舉。始修守備。繕壘濬池。分親戚大臣。扼諸險要。餘皆閉之。都城糧儲充溢。器仗豐精。意在必勝。而將士疑懼。民心動搖。朝倉重信受守於函關。退而嘆曰。主昏而臣諛。十年以還。政事淆亂。愁怨載路。北條氏之鬼。不血食者。在此舉也。廿五日世子至自京師。大君曰。關白不留長兒。是欲假我沿道諸城也。遂命本多重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十五

懷德堂

江戸二郎

右京大夫義宣後
左中將

伊奈熊藏後備前
守忠政一作忠次

次本多正信掃修焉居數日關白使者至果然佐竹
義重累年用師于邑國土豪服從者三十三族江戸
重道據水戸不下於是伐而取之獲重道乃令長子
義宣徙治焉遂老于大田大君令伊奈忠政監道
里命造浮梁於富士川二月大君調步騎二萬五
千作軍令十餘條使所過秋毫無犯大誓師眾而後
發尾張內大臣信雄越後參議景勝加賀參議利家
皆發三月朔關白入朝陛辭天皇下詔錫節
刀二日帥兵十七萬發京師軍裝究鮮麗下令縱觀
焉使安藝參議輝元留守京師大和大納言秀長守

大阪

逸史氏曰豐臣氏之師有名者三焉山崎之役復君
讎也西征薩東征相奉王命也復讎物情所允心
公而迹正所以啓霸也二征雖非無私心而敵愾之
號夫人惴惴不得議焉所以成霸也夫乘鷹揚之勢
臨以順名天下孰禦之天下莫禦而皇威亦不爲
無所伸矣當是時諸侯昏虐生靈塗炭而王室既
卑六師之討寥乎絕響則斯舉也不可無焉嗟哉予
也之有取乎伯功其得已乎哉

越師賀師自東山入大君發甲信兵助之松枝上毛

逸史

卷之六

○十八年

○十六

懷德堂

城主大導寺政繁扞之阪本上不戰而潰進圍松枝
 十日 大君次長窪駿豆之諸城多潰岡崎處守本
 多重次受命外次空城以待關白意以為失守忽忽
 不樂及關白至不迎不謁曰此非吾君也關白再三
 召之固辭不入關白至吉田雨霖川寢漲伊奈忠政
 白曰請需霽而濟關白曰吾聞軍行雨中臨水若不
 速濟後軍必蹇今女尼之者何答曰單軍枝兵宜速
 濟今大師而然溺歿必多矣關白曰善乃留三日十
 九日至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請問曰聞之道路德川
 氏與相通謀恐有變矣關白遲徊淺野長政諫曰需

事之賊也邪說不足信焉乃入廿日 大君至自長
 窪相見甚驩留止數日本多重次以事至自岡崎會
 大君將入見關白趨進自後詈曰主君主君妄作可
 怪有國者豈有假人以都城哉人若乞北臺亦且出
 而付之耶言畢而出時西人滿席皆眩然不曠 大
 君左右顧曰渠為本多重次我世臣也少長於寡人
 百戰不顧身寡人深愛之然資性狂率豪放老而滋
 甚廣座辱寡人如此間居燕見可知已公等幸勿為
 意僉謝曰是夜又作也所覩實際所聞尊藩多名士
 可慶也關白聞之益弗懌廿八日進抵總原豆按圖

議戰。大君曰：分兵圍山中，相韭山、豆二城而某向函關。渠父子即來，殿下請以大兵繼後，一舉可禽二城。取一而渠猶不出，某當從間道入酒勾，相留兵斷八國援路。然後與殿下會，直攻小田原，破之必矣。關白曰：善。但函嶺至酒勾，得無敵城乎？大君曰：有新莊足柄鷹巢三城，然人心不固，望我大兵必懼而潰。不然當蹂躪而過耳。關白壯之，使內府信雄攻韭山。黃門秀次攻山中，廿九日中村一氏以偏師薄山中。一柳直末先登而歿，師遂取外城，進乘牙城。秀次鼓衆繼之，獲松田秀植、間宮康俊，其良也。守將北條氏

民部少輔一氏

伊豆守直末

松田左兵衛大夫
間宮豊前

左衛門大夫氏勝
松田尾張

勝棄城而遁。大君乃從間道踰函嶺，三城果潰。追躡多獲首虜，遂進而軍酒勾。小田原震駭，松田憲秀相世臣而以邪佞固寵，顯政導主以淫侈紀綱大頽，暴斂濫刑，民不聊生。相侯昏愚不察也。憲秀心知相之玷於覆亾，乃因掘秀政潛納款，欲賣國以要重賞。關白陽許之，相侯恃函關之險以為萬全。及大君踰嶺，諸城多陷，甚恇怖。迺與太公議出師決戰，憲秀恐歿戰或勝，欲促其亾，止之曰：敵鋒方銳，不可當矣。彼大眾遠來，漕運不繼，野無青艸，足坐而困之，俟其食盡而遁，以逸乘勞，如富山壓卵，關白可生致焉。相

侯曰善乃止。內府信雄破韭山郭守將北條氏規勇而多機謀。旅力絕人。猿臂善射。撫下有恩。士樂為用。屢出接戰。所向皆披靡。西師死傷甚多。關白聞之愕曰。內府非氏規敵。乃下令禁戰。築長圍守之。夏四月。我師及相師戰于宮木野。相破之。湯基竹浦之戍皆潰。奔小田原。大師進傳小田原松田尾張潛使人謂關白曰。本城西南有山曰石垣。即營于此。下瞰城中。則情見勢屈。臣乃伺間為應。關白大悅。賞而遣之。遂發役夫攀石垣設樓櫓糊楹紙於牆身以代堊。一夜而畢。隨伐前樹。則城中可指點。相人駭以為神防禦。

術窮。九日關白移營于石垣。與大君登櫓曰。北條在吾脚底。喪無日矣。當移公封于斯。八國大君拜謝。關白耳語曰。公得八國亦將治于小田原歟。大君曰。不知後圖。今且就之。關白曰。非矣。其地在疆場。當令宿臣守焉。我聞距此二十里有江戶。武藏國豐島郡其城太田道灌所築。初名千代田城。沃野廣衍。控河擁海。嘗按圖寔形勝之區。公宐都于此。大君曰。諾哉。關白使諸軍圍城。數十重。下令禁鹵。刺使內府信雄會師于小田原。留部將圍韭山。我別將及長宗部元親加藤嘉明九鬼嘉隆脇坂安治率舟師護糧。運攻下豆相沿海諸城。

安房守氏邦

左衛門佐景政

常陸介重茲

會于小田原。軍中流言。平內府源亞相與相侯通謀。將士皆危懼。關白乃從左右數人。與內府來我營。飲醢。又與大君造內府營。盡驪而罷。訛言輒止。賀師越師。與我甲信師下松枝。以降將政繁為鄉導。下武之七城。遂圍鉢形。城主北條氏邦在小田原。留守諸將堅拒不下。北條氏勝逃在其邑甘索。相侯召之。恥而不出。乃有譖言。大君使人誘之。卒出降。氏勝福島氏其少也。以面首寵於北條氏。康因受族也。江戸城主遠山景政在小田原。廿二日守將舉城迎我師。淺野長政。木村重茲率偏師入上毛。大君使本多

修理大夫康國原
姓依田

忠勝酒井家次鳥居元忠平岩親吉松平康國助之。轉戰長驅。下城寨十四行。收兵至三萬。次本田。武關白命助賀越師攻鉢形。長政等以隸戰功微。不肯遂進。自房入二總。分兵轉鬪月餘。得城砦四十八。關白嘉其功。不責以違節度。岩築武城主北條氏房在小田原。五月三日出兵。夜斫蒲生氏卿營。氏卿執丈八稍臨谿。擊之。殪而沒水者三十餘人。敵遂退。松平康國頓于總社。為降將。所害事起。倉猝弟康貞單刀擊賊。殪十餘人。定之。大君使康貞襲封長束正家。措辦運事。畢會于師。初。大君命多峙糧。曰。大兵遠出。

曠日彌久。穀必踊貴。既而相中米粟狼戾。價不騰。大君歎曰。正家蕭何之才。豐公善用人矣。掘秀政之從軍也。沿道差人。購牛數十頭。眾異之。及大兵踰函嶺。輜重困險。秀政獨以牛運之。士眾勞逸懸殊。一夜風雨晦冥。秀政令其營曰。必有偷盜。與其失鎧馬糧。仗於何人。寧我伺情者。親罰取之。乃起巡軍者三士。不得睡。營中無事。而佗營果多亾失。人服其智。筑侯隆景守清洲。關白患小田原不下。駙召隆景謀之。隆景曰。圍堅城。莫如務饗士。張樂令眾无倦色也。城中知我食多。士樂竟無脫圍之期。當不戰而屈。吾先人

妹尾下總

美濃守忠政、忠勝
長子

滅雲。實用此策。關白曰善。乃醜酒犒師。下令軍中。更番之餘。隨意高會。侯伯皆造茶房。設舞臺。迭爲賓主。關白大君以下。各自製新詞。被之筦絃。列營歌呼之聲。往往徹曉。城中益困。廿一日。淺野長政本多忠勝。攻岩築門于南門。平岩親吉自東門。鳥居元忠自北門。皆疾戰。奪外城。城將妹尾兼延。驍勇善鬪。殺傷相當。本多忠政年十六。刺兼延。殪之餘。眾走入牙城。元忠進薄之。其士死傷百餘人。廿二日。守將乞降。曰。諸客皆勇。不可敵矣。但華表旗一軍最猛。願致城於華表公。華表爲元忠徽號。元忠乃受降。石田三成。大

谷吉隆長束正家等圍館林上守將固拒城東南有大澤城中恃險不置戍三成募民伐木撤屋造浮梁於澤三日而畢四面齊登城垂陷日暮收軍城中度不脫飲宴徹曉詰旦復進兵浮梁俄陷城中復修守備三成患之請北條氏勝諭城中守將乃以城降北莊侯掘秀政卒于師年三十八子秀治襲封佐竹岩城相馬秋田等東陞諸侯聞西師驟勝小田原孤危皆震怖爭送款于關白親往執謁者陸續不絕伊達氏始懼發使乞降附大君諭令疾來謁六月政宗從百餘騎間關赴行臺關白真之山谷使人讓其專橫命

悉致其侵攘之地政宗謝曰臣死生唯命況土壤乎關白乃召見慰勞且曰卿徂小戰未覩天下軍容也乃親興臨絕壑指點列營然後遣歸左右僉曰是放虎溪山也關白哂曰我示之堂堂之陣彼股慄奉命之不暇惡敢與我抗不血刃而定與羽非爾所知矣政宗退謂其人曰關白殆天授我矢不攜貳初南部侯信直臣有久茲為信作難討之不克為信取津刈據之潛如京師結納近衛公因得達於關白遂造行臺稱津刈城主因自氏焉若世襲者關白予朱章定其封於是信直赴行臺遇之途視其帶近衛氏花號

南部大膳大夫信直
久茲弥四郎後津輕右京亮



下總守氏長

畏不敢擊見關白訴焉請討關白以其先來朱章既
頒不許津刈氏永列為顯諸侯津刈南上途經南部
南部氏切齒為絕其行故津刈氏會同迂回取途以
到于今云治部少輔三成刑部少輔吉隆等圍忍武
城主成田氏長在小田原守將善拒西師屢失利歿
傷甚多關白令若侯長政及東陞諸侯師助之長政
使人諭降守將守將許之長政見三成告之三成忌
長政多功給曰我既得內應當自南門入子亦自他
門進長政門焉城兵擊卻之三成乃曰內應謀敗守
將因無復降意三成欲自以為功賭城帶大川四面

多沼藪曰可灌矣遂募居民築堤坊守將知地形不
困水潛出其民應募以收錢帛三成貪功知而弗禁
及就決川引之城中才沮洳而四外浩渺西師不復
得近城中高枕而臥後數日甚雨堤夜決漂營數十
溺殺數百人三成深自愧悔

逸史氏曰三成虺蜮小人豐公之入駿府也既進邪
說以間我大君幾誤國家大計淺彈正之降忍也
又以忌刻之私壞其垂成之功隨恃擔板之見不復
存博謀灌城之策疎拙自屈即此三事其所操持施
設可概知也已為之上者宜擯諸四裔以懲將來矣

豐臣氏之智。足以燭其姦。而反寵任之。以為爪牙。終啓慶長滔天之禍者。獨何與。意其洪忍側媚之態。足以蠱惑主耳目也。夫嗟乎難任人。虞廷所急。況於其下乎。異日豐家之鬼之餒。實自三成發之。君人者。不可不慎焉。關白令掘秀治。貽書相侯。給曰。若能及今納降。封以武相二國。又密書于松田憲秀。促內應之期。且曰。事就。則予相豆。十四日。憲秀會子婿議焉。僉從之。次子莖春號泣固諫。憲秀不聽。遂遣人約秀治。從其所守門迎師。期以十六日。莖春夜以甲櫃自盛。使昇而入。

見相侯曰。臣願乞一人之命。以告大事。相侯與之盟。乃涕泣告故。請宥父死。十五日。相侯召憲秀。使人詰其反。憲秀佯驚曰。是反間耳。曰。莖春告之。憲秀色動。遂囚之。悉收其黨。令佗將守其門。秀治與諸將及期往。旗幟皆異。乃止。莖春亟請免父。相侯弗許。逸史氏曰。莖春之事。可憫矣。不告則傷乎。君告則傷乎。父忠孝不兩全之論。於是乎起矣。然凡是之類。其人既不深原。而議者亦不詳究。爾豈人身大節。而有不可兩全之理耶。蓋當其變。熟諫苦諍。冀其一寤。既竭心力。而弗能得。他岐旁徑。不可復問。唯有死以先。

事而已矣。雖無濟於所天也。一死而臣子之責塞矣。謂之兩全。不亦可乎。夫大逆罪不容誅矣。英春告而求免。惑之甚也。

賀侯利家越侯景勝下鉢形及所在城郭詣行臺獻捷。關白無喜色。二侯退不自安。關白謂左右曰。二子之功不爲不多矣。然事在招納。無矢石之勞。凡爲將者。當先屠一城而後受降。不則有恩無威。二侯聞之。請屠八王子。武以自効。許之。加藤嘉明謂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威。是偏裨將校以武自喜者之爲耳。長天下者。務止殺。猶恐不及。今有斯言。不類焉。

逸史氏以爲知言。曰。昔者尹氏彥明論季康子殺無道。就有道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彥明嘉明其意暗合矣。

井伊直政所部松平康重募礦夫鑿地道以泄湟水。遂鑿入城中。廿二日夜暴雨壞地道。樓壁摧陷。直政廼設覆道。傍親麾兵入城。縱火斬首四百級。城兵亦傾力防戰。天黑不辨咫尺。且事倉猝。無繼者。死傷頗多。直政乃收兵。城兵追尾。遇覆大敗。大君麾下望火光駭異。松平家忠曰。是無他。我兵乘風雨入城耳。報隨至。小田原合圍累月。唯弓銃相挑。是日始有斬

陸奥守氏輝

中山勘解由

狩野主膳正晚号

一菴

金子三郎右衛門

近藤出羽介

助六郎昭守後勘
解由左介信吉後
備前守

獲之功。關白大悅。賞及士伍。廿四日師圍八王子。賀
侯門于南門。越侯門于北門。城主北條氏輝在小田
原。守將橫地監物中山家範。狩野一菴。金子家重。近
藤助實。皆驍勇善鬪。西師前後鼓譟。肉薄而登。縱火
鏖戰。殪屍盈巷。一菴助實歿于北門。家範歿于南門。
監物遁。城陷。二侯收俘馘。送諸行臺。關白乃悅。後
大君錄其戰歿之孤。家範子昭守信吉等。皆列功臣。
關白使黑田孝高羽柴勝雅為行人。入城申前約。且
曰。關白猛士如林。餽饗如山。節鉞所指。莫不銜。塵輿
。翻今也。斯城予立。危在旦夕。公若能幡然覺寤。舍逆

取順。則坐享二國之封。先世之祀。與天壤俱存。孰與
魚遊釜中。靡爛在頃刻。而恬然不知。以貽嗤乎萬世。
吉凶禍福之機。決於呼吸。願迨今蚤圖之。勸諭再三。
太公弗聽。曰。寡人跨有八國者數世。今削其六。不如
歿之愈。初。關白使人書于城中。招成田氏長。氏長復
書約降。於是關白送氏長書于相侯。曰。城中離叛。若
此。危迫旦夕。相侯召氏長。稱病不至。怒拘之。且聞八
國諸城多不守。懼而議降。秋七月。大君使人如韭
山。諭降北條氏規。弗聽。大君復使內藤信成往。曰。
相侯將降。關白既許。予武相以存其祀。子宐疾來議。

盟固約示以關白誓書氏規從之相侯氏直惶惑失
 度不踈盟約五日親造大君營請曰氏政以下皆
 宥死一等大君曰寡人宐避姻婭之嫌使之因羽
 柴勝雅以告關白見其不結約而遽至喜謂是可以
 擠矣乃曰皆如所請但其封境將以二總代武相當
 速致城氏直悅而退氏規適小田原聞之覺其詐大
 恚還韭山復脩守備氏直與書促降氏規不得已致
 城造行臺六日氏直誅松田憲秀致城造大君營
 七日關白命撤圍悉出其人限以三日令片桐市正
 脇坂中書監諸門禁鹵掠大君使井伊兵部本多

田村安栖

中書樞原式部蒞焉初小笠原長忠叛降甲甲亾奔
 相在圍中於是大君收斬之九日太公氏政與弟
 氏輝在醫員安栖所竅命關白謂大君曰北條氏
 沮王命大逆無道孤奉詔遠征而不取鯨鯢無
 以示天下將誅氏政氏輝餘悉從寬典何如大君
 曰唯命十日大君整師旅入城十一日關白使人
 適安栖舍氏輝見使者曰我既知焉請浴而入與氏
 政偕自裁關白梟其首于京師放氏直及氏規氏勝
 等三十人于高野命百人之餼相夫人源氏大歸相
 亾後關白寘氏直于界府既而封以河內之田萬石

尋病卒無嗣松田芽春從氏直去國及其卒乃撫仕
賀國以終舉世鄙之云

逸史氏曰北條氏建國五葉厚自封殖威振一世當
是時苟能務德修政以觀中國之變赫然之怒芟暴
亂而拯倒懸天下孰禦之惜乎父子皆庸劣偷安忼
惕以恣耳目之慾姦邪顯權民心日離而恬如也見
豐臣氏藉雄武之資挾王室之重以虎視于中原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負險固恃富強以動天下之兵
甘冒鯨鯢之名國隕宗覆而後止愚亦甚矣書曰同
力度德同德度義吾度北條其不格明矣豈成敗論

之云乎哉

里見安房守忠義
皆川山城守廣熙
宇津宮三郎左衛
門國綱

關白徙大君封于北條氏地相豆武房二總二毛
八國使其統內諸侯里見皆川宇都宮等為附庸割
駿遠勢江之田萬石為行路畋獵之地又以江田九
萬石為朝宿邑
逸史氏曰徙封之制非古也蓋其君臣墳墓之地而
一朝委棄焉大傷孝子慈孫之心且失其民歷世愛
戴之情化淳為漓庸可訓哉是以先王慶讓之典增
地削地皆就其封未嘗移而易之也夫參國我墳墓
而關白弗察焉大君宐有所請而忽然遠徙不復

逸史卷之六

○十八年

○二十八

懷德堂

回顧者豈有佗耶。蓋以豐公不學，亾術愒於理義，又其喜怒難測，不可撓拂也。大君其如之何，抑是制在爭亂之時，似有不得已者。蓋疆土日啓，所酬功勞不能不腆，而其人多非世襲。舊疆割盡，新壤有餘，故有所移易而黜陟亦行乎其中矣。雖然，賢而移諸善地，猶可也。不賢而徙諸醜地，醜地之民何辜，自非權度精密，樂循理者不能處其宐也。若豐公麤率之資，固不足責焉。我大君異日致太平，猶且因循未改者，亦唯權時之制，勢不能不然耳。特至於後世承平，當有爲之時，依然相受，以爲永制，則不能無憾矣。或

曰：是制也，蓋病於侯國之富厚累世，民心固結，將來致尾大不掉。若唐季藩鎮，所以默銷其禍乎？未萌烏得容喙？易所謂童牛之牯，元吉是也。曰：惡是何言也。國不富厚，奚以爲教？民不固結，焉足言治？夫封建之設，各世其土，字以環衛京室，乃得衆得財，固其職也。所患獨在長天下者，驕泰汰虐，以失諸侯之心已矣。舍我醜忌，彼美殆不可救藥。且如其所病，宐莫若與薩諸巨藩國家於是，概無所問，移易恒在郡侯已下。非童牛是童狗，何爲假牯而後吉？至近世，有德大君開中興之業，英明所燭，有見於此，乃停廢是制焉。

者三十年。識者以為盛德。今而復其舊。惜矣夫。

徙內大臣信雄。封于我舊疆五國。信雄辭不受。關白

怒曰。內府非治國之才。孤特以其先君之子。厚待之。

辭者何也。乃執信雄。放之秋田。羽收其封尾勢。封甥

秀次于尾及北勢五郡。封加藤光泰于甲。初關白壯

時光泰以微者。從守橫山。自奮與湖越兵戰。得出身。

三木山崎柳瀨之役。皆有功。累食四萬石。關白愛重。

念擢用於是。首得大封。遂封中村一氏駿。十四萬石。

池田輝政。吉田十五萬石。堀尾吉晴。濱松十二萬石。

森忠政。川中島十二萬石。田中吉政。岡崎十萬石。山

遠江守光泰

式部少輔一氏

三左衛門輝政

帶刀先生吉晴

美作守忠政

兵部少輔吉政

對馬守一豊

玄蕃頭豊氏

越前守久秀

兵部少輔秀政

參議秀雄

內一豊懸川五萬石。有馬豊氏橫須賀三萬石。其餘

行賞有差。故曠侯仙石久秀私從師。關白錄其舊功。

封小諸信五萬石。小笠原貞慶嘗獲罪。關白於是關

白奪其邑。淡志以封石川數正。食十萬石。貞慶子秀

政遂來仕。大君以其故家。善待之。尋以故世子信

康女妻之。次年關白遷信雄于豫。至文祿中。召詣大

阪。予其子秀雄大野越前之田五萬石。信雄尋屏居伏

水。祝髮自號常真云。

逸史氏曰。織田氏之辭封似也。其意蓋謂我其君之

子也。尾勢我祖先之地也。我豈受彼封之為哉。雖然

甲申之成盟血未乾。既無君臣之迹。爾後豐臣氏日滋貴盛。織田氏脂韋柔懦。信其穿鼻。乃今日之舉。有自來矣。抑夫祖先舊土。其所自有焉。未嘗受之他人也。故織田氏心之所尤羞。在受彼朱章矣。豐公甚欲威福之已出也。故意之所尤注。在頒我朱章矣。我大君知之而不辭焉。織田氏知慮不及于此。一言櫻怒。遽取放竄之殃。又誰咎乎。詩云。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織田氏之謂也。若夫豐公所處之暴。固不俟論焉。關白不能平於本多重次。乃謂大君曰。重次無禮。

足利成氏政氏高
基晴氏義氏並左
兵衛督或左馬頭
左兵衛督國朝

於孤。盍為孤罰焉。大君不得已。廢錮重次。潛予祿三千石。尋卒。云伊達政宗致會津仙道。還米澤。關白使上杉氏收其地。蘆名義廣請得舊封。會津關白弗聽。淺野長政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為檢使。疆理與羽之田。前田利家上杉景勝總督其事。遂論東陲諸豪功罪。復除封邑。古河足利氏五傳至義氏。愈益衰絀。義氏卒。絕後者九年。關白聞之。曰。故家也。不可無祀。求得其族。國朝為後。食喜連川下之田五千石。賓於我。永世勿絕。關白一日觀於鎌倉。至鶴岡。命啓源賴朝祠龕。直上肅之。日子發於流竄。孤起自行伍。俱不

階寸土而能得志行于天下但孤為寒族子則萃胃故其成功較有難易是孤所以贏得一籌雖然我創業之友千載唯子三拊像背而出聞者嘖嘖稱其磊落

逸史氏曰英雄心迹前後一揆展矣豐關白之尚友於源征夷也抑其不善孫謀身後姦臣誤事令生前之鴻業盛烈以旋天斡地者不拯忽諸之亾亦胡相肖之酷也是可嘆已

十四日關白率師東下嫉大導寺政繁相宿臣而首賣降鄉導也執誅之于江戸十六日成田氏長乞降

九部修理

蒲生氏舊封勢之松島十二萬石

關白以忍守將未降命氏長下之乃為滅歿一等收其邑氏長女有殊色關白召而寵之次年因予氏長烏山上毛五萬石云廿八日米澤侯政宗迎關白于鬱宮關白嘉其憾而能珍也善遇之 大君分遣諸將

徇未下郡邑八國悉平廼留大窪忠世守小田原及函關八月朔解嚴入江戸悉除北條氏苛政示以寬簡與民更始統內悅服南部侯信直族九部政實叛土寇應而起淺野長政蒲生氏卿掘尾吉晴與伊達政宗引兵赴救擊政實降之關白至白河與以會津四郡仙道七郡四十二萬石封蒲生氏卿鎮護與羽

伊勢守秀俊

宮内大輔家次
五郎左衛門忠政

葛西大崎三十萬石。封木村秀俊。伊達氏特撫其故地米澤長井三十萬石。初關白以會津予丹後侯忠興。忠興辭曰。是出於器使之任。敢不唯命是從。若或錄微功賞之。願得小邦。輔于京畿。乃封蒲生氏。云關白謂東陬強梗。不易帖服。乃召氏卿秀俊。告諭鄭重。遂振旅而還。是月大君改定。群臣封邑。論功行賞。封井伊直政于箕輪。上毛本多忠勝于緒瀧。上總榑原康政于館林。上毛各食十萬石。大窪忠世于小田原。鳥居元忠于矢造。下總各食四萬石。平岩親吉于厩橋。上毛松平康貞于藤岡。上毛酒井家次于碓氷。上毛大須賀忠政。

左衛門大夫康通

右馬助康成

小大膳定利

周防守康重原姓

松井

弥次右衛門家長

河内守重忠

掃部助信嶺

三左衛門信成

于久留里。上總各食三萬石。與平信昌于宮崎。上毛石川康通于鳴海。上總小笠原秀政于古河。上總本多廣孝于白井。上毛牧野康成于大胡。上毛菅沼定利于吉井。上毛松平康重于奇西。武內藤家長于佐貫。上總高力清長于岩築。武各食二萬石。松平家忠于忍。武酒井重忠于河越。武大窪忠隣于羽生。武小笠原信嶺于本莊。武松平家廣于松山。上毛本多正信于甘索。菅沼定盈于阿布。上毛內藤信成于葦山。豆各食一萬石。佗並有差。九月朔。關白還京師。改松下之綱。封予勢遠之田一萬石。後數年而卒。云伊達氏以削地心實快快。迺謀

作亂潛誘與羽民既有期日會大谷刑部覈實民田督責峻急十月與人訴焉刑部斬三人拘五人與人怒不竣期而發殺吏卒數十人所在競起應之各據城堡伊達氏以其失期不敢發越侯景勝引兵擊賊轉戰旬餘下數寨斬二千餘人以雪溪罷師餘黨亦降散江戸城狹隘且惡至於階用壞船板初遷也本多正信請修拓且曰階除最陋無待大賓恐爲四方嗤大君哂曰是婦女之談耳不聽乃會有司急定群臣城邑促期以徙多設草舍區處士大夫其食采者挈孥權寓于邑長家及寺祠中皆徐圖土木經遠

邇揣輕重量散劇紆更番資用有給館傳不踰遷者如歸至是而畢乃發使者如京師致舊封關白擊節嘆曰是何神速因顧座曰德川處事非人所能及者往往如此木村秀俊受封驕盈苛虐其民作亂陷都城封內土寇充斥秀俊奔佐沼與賊圍之秀俊告急於會津會津侯氏卿使人來乞師十一月氏卿率師救佐沼會大雪使人禱而前行至井索城與聞米澤侯政宗有異志使人促赴援政宗不得已軍吉岡與氏卿親往議軍務政宗愕然氏卿破賊二寨欲益進兵政宗稱病不從氏卿行布長蛇陣備之政宗不敢

動名生賊邀戰氏卿奮擊破之遂拔名生政宗欲與賊夾擊氏卿尾而馳則城既陷氏卿陳甚嚴整乃止賊懼解佐沼圍氏卿招秀俊于名生政宗屢使人謝無貳心氏卿令攻宮崎與以自償政宗乃伐宮崎下之所在賊寨聞蒲生荐克多潰大君遣結城秀康赴援榑原康政爲先鋒十二月石田三成以關白命來請北伐中納言秀次帥師先發氏卿以大雪欲班師虞政宗生變不果康政與若侯長政諭政宗送質政宗聽命先還廿八日我世子秀忠陞從四位下侍從尋遷右近衛中將先是朝鮮王昭使黃允吉金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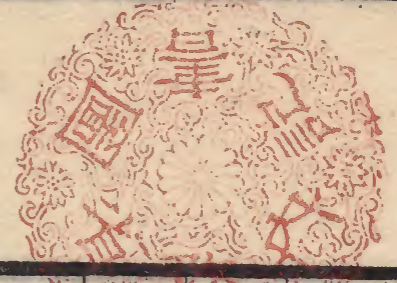
豊前守調信

一許箴之隨對侯宗義智入貢會關白東征候伺五閱月關白以琉球無報知明不修好心不能平是冬遣允吉等還答書有言孤欲假道於貴國大舉入明貴國其爲鄉導復使柳川調信浮屠玄蕪偕行允吉歸報曰必有兵禍矣誠一以爲虛喝朝鮮王令誠一載酒就使館以私問情調信曰西盟久寒我邦欲尋之而明未報我主於是有遠伐之意貴邦幸調停以通兩好則必無事誠一支吾玄蕪作色曰元人之寇我西陲高麗實導之故我欲釋憾于韓亦已久矣不釋而罷調信玄蕪尋回朝鮮懼始修兵備關白又使

西邊賈人如朝鮮互市以揆聽動靜

其詳闕自

慎德堂



逸史卷之六

貴國其為海軍與對峙出而計管保支應諸臣古
戲余古者豈不謂其為難哉然其間夫與入四
國其間自以敵視然其間不亦甚公不謂今豈不
一得錄之則復為宗壽嘗入得會國自東而始而

